歷代通鑑簒要

卷四 起玄武后下

唐中宗 睿宗 元宗

原件短缺P1

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尚三品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十五年 周武氏聖曆元年

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嘗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佗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閒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快快遂發病死

胡氏寅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周以武攸寧同三品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
討黙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
名顯賜姓武氏初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
遣閻知微由歸道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默啜尋
寇媯檀等州又陷趙州至是命太子為河北道元
帥以討突厥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
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
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
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時人謂之蘇摸稜
但摸稜持兩端可矣
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
仁傑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
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遣還本貫散糧
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
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胡氏寅曰。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動搖。為唐計耳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十六年。帝在東宮

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周納言婁師德卒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周以武三思為內史

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胡氏寅曰。憲宗。英主也。惑於佛骨而欲殺韓愈。武

后崇寵浮屠甚矣。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意以從直諫。彼其總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於為善乎

十七年 周武氏久視元年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綃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夷平之。舉籠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周造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猶華言僧寺也制過宮闕。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音察即幡竿也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今袈裟也敷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遼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眞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

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十八年 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二十年矣。今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慚然

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周以崔玄暐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詼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二十年。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元忠閉吏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

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太后曰。說反復。宜并繫治之。陀曰。更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陀曰。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胡氏寅曰。宋璟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

二十一年。帝在東宮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秘天下僧尼作大像。靡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

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

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易之昌宗恐禍及。陰為之備。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嶠。司刑少卿桓彥範請考竟其

罪。崔玄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不見

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敬暉。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

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又用彪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彪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彪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暐彪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

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張柬之恕已同三品。崔玄暐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

范氏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

竊取春秋之義也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以楊再思同三品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

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呂產呂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黨於武氏。又薦慧能文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后與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或撫牀歎憤。不聽。柬之等或勸上誅諸武。

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

以袁恕已為中書令

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桓彥範。崔玄暐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頴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暐並同三品。張柬之為中書令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

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詣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暐為博陵王三思令百官復修大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尤權盡歸三思矣

胡氏寅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廬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詘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也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喪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

尹氏起羊曰。昏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不知戒。如中宗之寵韋庶人是已。況望其遠監前世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

以韋巨源同三品

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二年。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己。為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尋復左遷遠郡

以韋巨源同三品

韋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

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搖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秦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綵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

宋璟為貝州刺史。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

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瑰。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耶。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范氏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表恕己。崔玄暐為遠州司馬。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崔州。彥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司馬

負外長任。削其勳封

立衛王重俊為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以李嶠為中書令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銓衡失序。府庫負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

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崔玄暐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
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鞫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
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
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
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怨已於琰州。玄暐於古州。
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
大理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
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
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得暉冯而殺之。怨已素服黃金。利用逼
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捨地。爪甲
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
五王。勢傾人主。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
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
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胡氏寅曰。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
張。奉中宗返正。反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
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

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為人何人哉。遇毒而死。其能免乎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

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上以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柰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

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至景陵而卒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奴賊四十餘萬請窮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恃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

從一舊名懷貞以避諱更名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

改羽林千騎為萬騎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

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

以張仁愿同三品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貞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

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銜而授兩銜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無所顧

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奬將兵討之

突騎施娑葛既立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仙城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

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胡氏寅曰荀卿氏有言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餌果為所哨殺將覆軍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為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牛師奬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牛師奬與婆葛戰。敗沒。婆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遣阿史那獻討婆葛。婆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婆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婆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三年。帝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肆市。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鼙鼓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彦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造寺極多人力勞弊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為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負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祇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耄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銜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不聽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
溫后兄也
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貶之
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
以蘇瓌為僕射同三品
以唐休璟同三品
四年 睿宗皇帝 景雲元年
六月皇后韋氏進毒弒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搖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巳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中進毒中宗崩復辟在位五年年五十五歲范氏祖禹曰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弒父與君而後巳中宗一快快快不悅而其身巳不保雖欲

制之。其可得乎

韋氏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自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蒼虎文衣。跨豹文鞬。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害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苑總監鍾紹

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與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尸韋后於市。諸韋稚襁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曄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

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胡氏寅曰。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塞源。徒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

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於內宅

胡氏寅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佗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惜哉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為司農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出為蜀州刺史

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故為相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中書令。趙彥昭崔湜並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以崔日用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秦恕已李多祚等官爵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之名自此始
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官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官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中上考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睿宗皇帝 景雲二年。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

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鄉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復斜封官

殿中侍御史崔湜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

胡氏寅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

如此使遇明君必見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

劉幽求罷

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四軍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欲傳位太子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太子請之也

置十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尋罷之

以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 光天元年

以竇懷貞岑羲同三品。尋以羲為侍中
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以竇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
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
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
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
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
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
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
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
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
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
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
之。犬赦改元
胡氏寅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
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立妃王氏為皇后
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中

書令

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邸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

玄宗明皇帝

開元元年。以蕭至忠為中書令

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

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正。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

以郭元振同三品

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

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一。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佗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氷。而輕變

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以張說為中書令

陸象先罷

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貶。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

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詰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

邊屯戍斤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荅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能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命中書侍郎王珚行邊

中書侍郎王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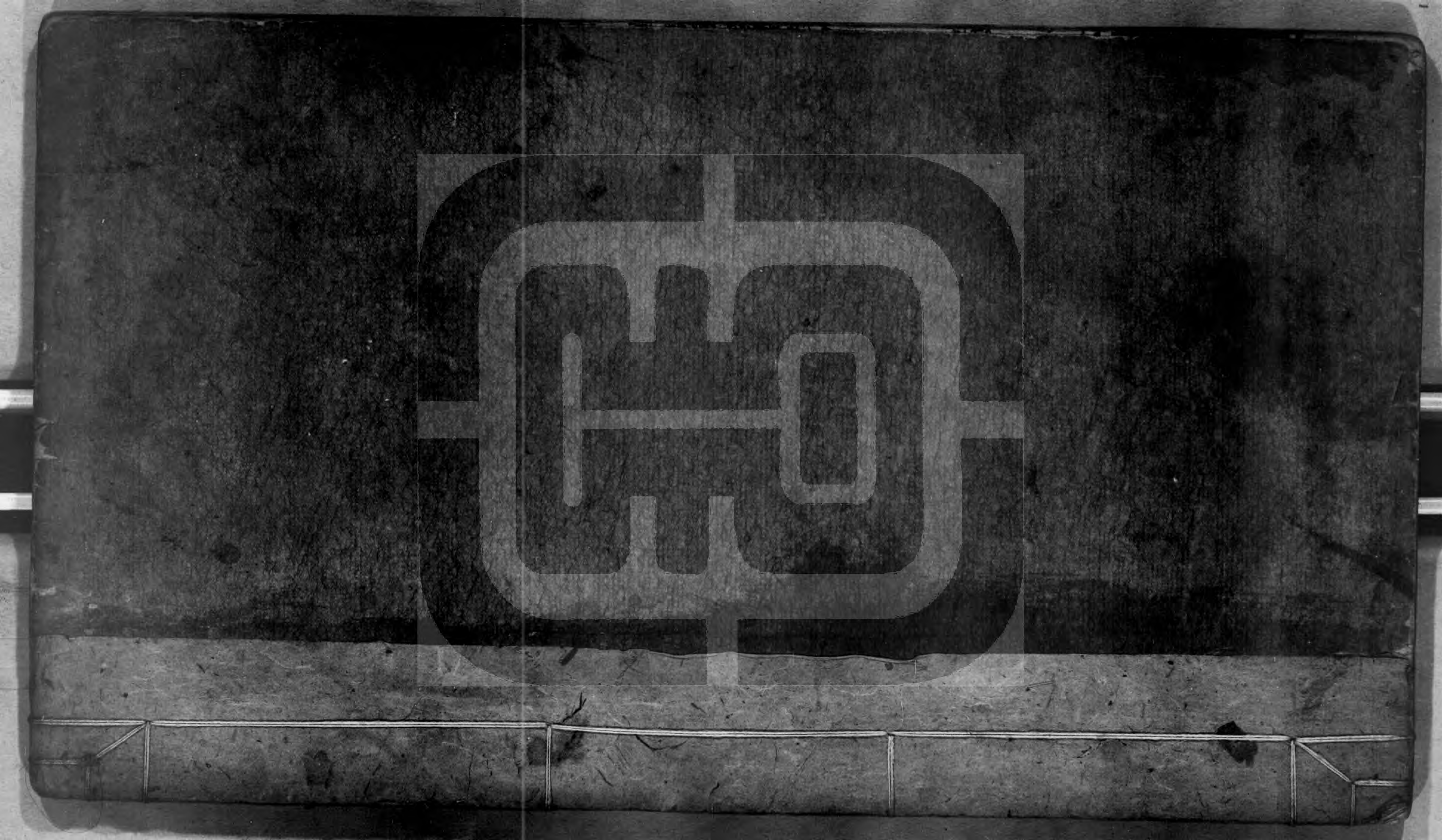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爲後事而每防患于未形朝廷清明世方以爲
治平無事而君子獨惕然思曰否泰恒相乘也
得無有禍機之隱伏乎出計遠之見以爲宗社
畫長久而所以消弭禍機者蓋自今日焉而汲
汲豫爲之防矣海宇熙洽世方以爲治安無虞
而君子獨悚然思曰治亂常相倚也得無有難
端之竊發乎憂深長之慮以爲國家計奠安而
所以杜絶難端者蓋自今日焉而遑遑豫防之
周矣人情値變故則起戒懼而君子之戒懼不

劉淵永嘉之亂

晉紀事

恐爲所誤。臺今之急。

曰。陛下愛宗廟。臣而愛事之大勢。